

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鱼的故事

张炜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Chinese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张 炜

鱼的故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3 辑: 1978~2000/贾平凹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5387-1573-8

I. 中… II. 贾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3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 第 3 辑

鱼 的 故 事

作 者: 张 炜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字 数: 2825 千字
印 张: 136.875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3-8/I·1509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0 册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—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序 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- 1 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- 1 / 海边的风
- 81 / 看野枣
- 96 / 夜莺
- 108 / 天蓝色的木屐
- 123 / 童年的马
- 136 / 面对星辰
- 145 / 三大名旦
- 163 / 背叛
- 179 / 赶走灰喜鹊
- 186 / 鱼的故事
- 193 / 割烟
- 201 / 狐狸和酒
- 212 / 问母亲
- 228 / 剥麻
- 234 / 采树鳃
- 246 / 满地落叶
- 261 / 橡树的微笑
- 279 / 槐花饼
- 292 / 红麻

- 315 / 书房
326 / 王血
337 / 蜂巢
347 / 一支绿桨
357 / 夜海
368 / 头发蓬乱的秘书
378 / 唯一的红军
387 / 旧时景物
395 / 一个人的战争
404 / 阳光
411 / 一个故事刚刚开始
421 / 自画像 (代后记)

海边的风

对于这个海滨村庄来讲，第二年是个可怕的年头。可是第一年不知道第二年的事情，村庄的人全都兴高采烈的，突然像着了魔一般忙碌，极度兴奋，一个个变得有点莫名其妙。

虽然居住的地方离大海不算远，可是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人们把大海忘记了。于是锅里没有鱼，碗里没有虾，小猫馋坏了。

只有一个老头子远离村庄，一个人住在海边。他的窝棚离开涨大潮留下的水印只有几米远。大海滩上，一个尖顶儿小窝棚显得多么孤寂。离开窝棚一点，有一条小破船，船根老有一滩杂物。

老头子弓着腰才能从窝棚里钻出来，直起腰，就显出瘦干干的高个子。他恼怒地向一边吆喝什么，没有回应，也就坐下来。

好像他在吆喝自己的老伴或者孩子。其实他什么也没有，是真正的光棍一条。

村庄里最热闹的时候，有人来劝他说：“回村吧，回村吧。”他脱下裤子小便，不搭理对方。后来又不断有人来，他还是那样，村里人后来叹息道：“一辈子就那样了，谁能给他改过来？”

也许过去老头子并不寂寞。海边上从来就是热闹地方，那些赶海的、拔草药的，都要在他的小窝棚里落落脚。人们老远就喊：“老筋头！老筋头！你这个老混帐……”所有人都骂他，并且从他的小锅里抢东西吃。他的小锅子总煮着美妙的海鲜：蟹、鱼、蚬子。他从不放盐，只取海水煮，结果别有一种鲜味诱惑村里人。

除了深冬之外，几乎没有人见过老筋头穿鞋子。他赤脚，短裤，露出一个黑红干硬的身体。这身体大概没有一丝平常人所说的那种肌肉，而是由一股股筋交织而成的。筋是牛筋。

那时候总有人在海边上伴他过夜，点一堆火，喝几盅酒，半夜半夜地拉鬼怪故事。那可真是个有意思的年头。有一回四方来了——她是个高高大大、四四方方的鱼贩子。她来了，赤身裸体地跳进海里洗澡，最后还在岸上滚动着沾一身沙子，拉长声音喊叫：“老筋头啊，给我搓搓背！”

如今谁都不来了。老头子知道这会儿村里的事情做大了。他听说从前常常厮守在海边的几个老朋友全给派了新用场：虎背熊腰的于志广赶一辆木轮子车；懒得动都不愿动一下的老伙计千年龟被安排拉一个大风箱；连那些平时像苍蝇一样围在鱼锅旁、赶都赶不开的毛孩子，也都要忙着搬运什么东西。

船被风吹干了。它小得远看像一个瓢壳，腥气却能飞出几里远。一群群苍蝇围上它哼着歌，有时又拢成一个松松的球在上面滚动。盐末干结在船舷上，十分好看。它没有桅。它算个船，也

算个不错的玩物，伴一个浑身生满了筋疙瘩的老头子玩了很多个年头。它在海上晃啊晃，其实是老年人的摇篮。大海无边无际，有时老筋头呆在船上，一个瞌睡打过去，就任它漂走了。它在这蓝蓝的大海上自由自在地来往，没有怕过什么。大风恶浪也遭遇过，不过总算没有拆散它。太阳从海里生，又从海里落，海大得了不起。循着无比辽阔的大海展开想象，直想到世界的另一头。人如果老想什么也许总有一天会做什么，老筋头说不定会驾船一直漂流下去。

从海上驾船而去，走到哪里的可能性都有。因为海上没有路，是一片真正的广场。

老筋头终究没有抛弃这道海岸，大概是留恋着熟土与旧友。

他特别想念那个小东西——“细长物”——一个奇奇怪怪的有意思的孩子。他常常站在窝棚口恼怒地呼喊，有一多半是喊这个孩子的。

孩子的体形真像老筋头；又细又长。不同的是他小小年纪体滑肤细，抱在怀里温热柔软。小家伙有个特点让海边上所有人都惊讶得很：平展在沙土上，身体可以比站立着多出小半尺。他躺在那儿，整个身体像条软软的鳗鱼。老筋头每见他倒下了就坐到近前去，伸开粗壮的巨掌按在孩子的后背上，说一声“长啊——”，顺势往下一理，细长物的身体也就伸长了一截，两脚在沙土上划出几寸深深的印痕。老筋头说：“你是个蹊跷玩艺儿。”细长物听了，将脖子拧过来，眯着眼看看老人，说：“哼。”

细长物给老筋头带来无限欢乐。老头子将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讲给他听，双方都幸福愉快。有时细长物领来了一帮莫名其妙的朋友，那是一群男男女女、破破烂烂的孩子，浑身肮脏，口齿也不清，一律用衣袖揩鼻涕。有一次这帮孩子中还夹杂了一个矮小的老婆婆。不管是什么朋友，老筋头都一样喜爱。吃饭的时

候，大家分着鱼汤，一会儿喝得浑身冒汗。

在可怕的冬天里，村里人全躲进他们的小窝。这时的海边是冷清的。于志广不来了，四方也不着面，就连千年龟也多日不见踪影。可是细长物仍旧来陪伴他，并且夜间睡觉时用一双小小的脚去蹭老人的脸颊。他们合盖一床又破又厚的大棉被，身上的热力一齐散发出来，抵挡着寒气。

这是个美丽的夏天，大海的面容以及气味都好得很。老筋头本来可以随心所欲地驾船出海，毫不费力地搞来几条好鱼。可他懒得动。海上干净得很，没有一点帆影。好像所有渔人都忌讳着什么。老筋头光着身子往海里走，跟谁赌气似的，一步一步地往里走。他跟海混得熟透了，怎样做都行，差不多敢在里面睡一觉。他站着游、坐着游，还能顽皮地一头一头往前扎。他曾对细长物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是淹不死的一条老鱼。”

他在海里顺便捉了几条鱼，用来下饭。

这个夏天他常常蹲在小船旁边想心事。他有时觉得奇怪的是，他根本不需要这条船，因为他要维持日子，凭自己水上生活的本事，稍稍活动一下手脚也就绰绰有余了。可他又是那么依赖这条船。他绝不仅仅是喜欢它，而是有一半的性命分在它身上。有时他甚至愉快地想：小船被海浪打碎了的那一天，我肯定会一起死的。

也许是出于对死的恐惧，他细心地照料了小船多年。他给它堵漏、上油，换掉不中用的木板。白天伺候小船，晚上就做它的梦。有一回他梦见小船生出了轮子，变成了一辆车，载上他顺着一条坚硬的道路往前跑去。这车子跑着，跑着，但只能在路上跑，一不小心离开了路面，轮子立刻陷于泥土。他是活泼惯了的人，受不得这拘束，于是就敲掉了轮子，使它又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一只船。小船重新漂在了无比辽阔的海上……那个夜晚的梦

中，他乘小船到了最遥远最美丽的一个地方。

他看到了什么？梦中又到了哪里？他守口如瓶。

他渐渐明白了，对于小船的依恋，是渴望着有一天能到远远的那个地方去。噢哟，他吸了一口冷气。明白了这一切之后，他直瞪瞪地盯住了其貌不扬的小船。原来这是骨子里的一股劲儿。就是这股劲儿使他恋着一条船。

他记得第二天千年龟来了。这个老头儿个子不高，沉默寡言，走起路来双手倒剪，一年到头戴一顶黑色的小帽。小帽是西方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汉人传统。他喜欢吃鱼喝酒，三杯下肚话就多起来，并且都是知心话。老筋头故意问他：“千年龟，你说说看，船和车有什么不同？”千年龟灰尘满面，遮去了酒后的红润，微微仰脸看了看他说：“车有轮子，船没有轮子；再说，车是地上的东西，船在水上……”

他听完千年龟的话，拍了一下大腿。他想你个千年龟一下子就答准了。不过他可不想把什么都清清楚楚地讲出来，转弯抹角地说：“车有轮子，可它只能顺着一道专门的线儿往前跑，能去的地方你想想吧，也就有限了。嘿呀，船就不是这样喽，船漂在大海上，横竖左右都能走，这就是船，嗯！”

千年龟当时诧异地望着他。他喝了一口酒，摇摇头：“不过要紧处还不在这里——”千年龟赶紧问在哪里？老筋头一下接一下摇头。他已经有些后悔了。他不想告诉千年龟。

第三天细长物来了，老筋头忍不住兴奋又与他讲起了小船，讲了它与车的区别。他后来将前一天对千年龟隐去的话告诉了这个可爱的孩子：“船在海里漂，你想想，‘三山六水一分田’，水比土地要宽大出多少！船是在最大的一片水里面闯荡，又没有轮子，爱怎么走怎么走！明白了吗？”

他记得那时细长物似懂非懂地望着他的脸。接下去，孩子问

了海的那一边、海的最深处都有些什么，他回答不出。他曾经驾着自己的小船远航过，那时候像跟谁比赛似的让小船尽情奔跑，亲眼见过一些岛屿、各种颜色的海水。但大海永远是茫茫一片，他永远是呆在大海的边缘上。所以他回答不出大海的最深处到底是怎样的。细长物又问：“你琢磨琢磨它是什么样的不行吗？就是说，你想出一个样子来不行吗？”

他试着闭上了眼睛。黑暗里他望到的还是一辆车子；敲掉车的四轮，变为一条船。小船在大海上任意游荡，穿过了一片蓝的水、绿的水、粉色的水、桔红的水，来到了一个冰晶般的闪亮透明的瑰丽世界。这里到处是一片迷人的芬芳，是花瓣的颜色，是春天的气息……他大口地呼吸，一脸深皱快乐地活动不停，直停了很长时间才睁开眼睛。

他告诉了大海深处是什么样子，细长物欢跳起来。孩子把一件紫色破衫的下襟儿拧紧了，在沙土上翻起了跟头。玩累了的时候他就大睁着眼睛仰望蓝蓝的天空，说大海和天空可能是一个东西。老筋头十分赞赏孩子的比喻，不过还是要给他做一个更正：“我跟你说过嘛。天底下的地方是这样划分的：大约分成十份，那么三份是山、六份是水、一份才是田……”细长物鬼头鬼脑地一笑，回应道：“‘三山六水一分田’！”

那天老筋头与细长物烧了一条大鱼，并且喝了很少一点酒。细长物吃饭不用筷子，伸手去捏洁白的鱼肉。老筋头瞅瞅孩子乌黑的手指，说：“孩子的手，有什么干净呀不干净的。”他给细长物灌了一口酒，眼瞅着这张脸红了。他端量着孩子，觉得这一对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借着酒力又长出了一段，美妙无比。他说：“你如果是我的儿子就好了。我该当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细溜溜的，像条长虫。”细长物只顾用手捏鱼，嘴里咕浓一句：“吓人！”

关于船和车的愉快对话，至今他还记在心里。

在这个滚热的夏天里，老筋头再没有心思去整治那条船。他除了躺在阴湿的小窝棚里，就是扎到海水里玩一会儿。他有一副缺子儿的象棋，从海里出来后就自己跟自己下一盘。他想象的对手就是千年龟，伸手替他搬弄子儿。结果每次都是他自己输。“你这个千年龟，那么多高招，鬼气啊。”下完棋就一阵惆怅，不知干点什么才好。他想自己是真正变老了，因为老人有时像小孩子一样耐不住孤单。他早年强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，那时胆子特别大，什么都不怕，还怕孤单吗？他回忆这一生里度过的一些孤寂日子，发现都是些黄金一般闪亮的时光。这些时光，他将留给自己最兴奋最愉快的时刻里再去诉说。

让人烦恼的还是这个夏天。这个夏天的奇怪之处，就是人们突然都忘记了大海。他们在村庄里奔忙，把事情做大了，结果连一群孩子都派上了用场。不过老筋头料定他的这些朋友过得不会愉快，早晚他们一个一个还要回来。

二

夏天过去了，接上是凉爽的秋天，身材高大的于志广驾着木轮车来到了海边。他刚喝住牲口，老筋头就认出了来人，高兴地奔到跟前。老筋头说：“嘿，怎么样！到底还是得到我这儿来吧！”于志广把鞭子插在车杆上的什么缝隙里，迎上一步问：“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”老筋头不吭声，领他到小窝棚里去了。

于志广是有名的壮汉，力大无比，传说盛食物的胃比一般人要大出两倍。他从原野上走一趟，四周可吃的东西都要损失一些。这会儿他坐在窝棚里，两手抓紧了一条鲛鱼。这条鲛鱼是很大的，老筋头逮它的时候，让它把腰拍疼了。它刚刚出水时浑身